

乎緣公以... 為能變也... 受兵比事以書不待... 賤絕而惡自見也... 此足以見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厚賄... 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

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

父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於史駢也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

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嬖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成

勇而秦軍掩晉上軍趙穿之佐上軍也及怒曰我不知謀將

出乃秦軍掩晉上軍趙穿之佐上軍也及怒曰我不知謀將

我何也明報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晉師曰兩君之謀士皆

未將也道矣薄諸何必敗也史駢曰使晉師曰兩君之謀士皆

秦師夜遁復言此師必敗績敵也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言此師必敗績敵也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言此師必敗績敵也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言此師必敗績敵也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言此師必敗績敵也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言此師必敗績敵也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言此師必敗績敵也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言此師必敗績敵也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言此師必敗績敵也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言此師必敗績敵也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言此師必敗績敵也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秦

其書時也... 鄆魯所爭者以... 稱帥師言

九年楚曾公至昭元二年取鄆其秋叔弓驅鄆田言人

台遂入鄆此至昭元二年取鄆其秋叔弓驅鄆田言人

十九年鄆潰此昭元二年取鄆其秋叔弓驅鄆田言人

鄆以備晉任公輔以爲魯西竟廩立縣邑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濞

陳卒... 邾子濞... 知命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公昭○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

左氏

從於楚者服且謀和也○從楚者服且謀和也○從楚者服且謀和也○

信

信在趙盾言信任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也

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也○

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

左氏

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左氏

也記異穀梁也既見而移入此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胡氏

有孛星者惡氣所生暗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天

子方

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

其所

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

又二

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

亂符

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

左氏

曰齊出糶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餘

見胡公其言弗克納何大捷其弗克納也晉卻缺帥師

也也貴則皆貴矣雖然引師而長國之則未非吾力不能納

也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長國之則未非吾力不能納

也也晉卻缺與實與而文何不為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

若也國欲變人主至城下然後知何宋鄭薛魯入千乘

未也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何知晉出也

捷也晉不且正也胡氏師生捷八百乘文公齊姜生定公

也引師而曰去之其壙弗克攻吉而書曰弗克納也

也吉則困而反則也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改

過而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改

可也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大夫而置諸侯與小

諱能為故外以諱為善陸渾曰書捷諸侯與小者之疾

凡事不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商言文伯卒立其弟惠叔進穆伯請復三年而盡室以復

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也終不曰公

曰夫已氏

謬耳昭姬本末左氏得之而胡氏之說則本於劉
質夫蓋程子之精意也張氏曰單伯自莊元年至
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趙子曰
近年有孫濟者歷典十餘郡年近百歲猶更娶妻
况古人壽長乎

附錄

不爾則父子也

其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

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

其年楚莊王立公子變

為單伯與子

能間

不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叔姬故也

與子

能間

不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華孫來盟

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司馬華孫來盟

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司馬華孫來盟其官皆從之書
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敬仲策
尼貴其官從君
與之也
此名者以華孫奉專國不君其君何前定也官林無言及者以國
存善以國受賂失賊不討使乘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

權春秋之所禁若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言而經書曰
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
類不書名者義不係於名也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
矣孟子曰所謂後世以賢者之類功
臣之宵爲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夏曹伯來朝

曹伯來朝

曹伯來朝

曹伯來朝

曹伯來朝

曹伯來朝

曹伯來朝

曹伯來朝

齊侯伐
曹張本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節義之士因惟三是以請來盟地大臣外奔耦懼隣國因問
於經多矣惟三是以請來盟地大臣外奔耦懼隣國因問
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地大臣外奔耦懼隣國因問
曰昭公無善惡分國事廢地不可從獨張氏用高郵孫氏
說殊無大夫之說陳氏又拘於宋昭公大夫不名之
而自具重儀備官屬合於卿行旅從之禮所以爲華孫
能具威儀備官屬合於卿行旅從之禮所以爲華孫
世無大夫之說陳氏又拘於宋昭公大夫不名之
說昭公無善惡分國事廢地不可從獨張氏用高郵孫氏
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地大臣外奔耦懼隣國因問
於經多矣惟三是以請來盟地大臣外奔耦懼隣國因問
節義之士因惟三是以請來盟地大臣外奔耦懼隣國因問
書使結好司馬司城合而參之屈完也此說似明前程子
子來盟書法亦通但與胡氏異耳

以脩王命古之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

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
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
故也葬視共仲他年其一二子來孟獻子愛之
或謂之二人門于句彌一人門于疾丘皆死
伯惠叔二子之良誠無已也周
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德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威古之道也
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昭

單伯至自齊

大夫執則致伯至自齊請而放之
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其不
如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
罪已也執而歸以書至者季孫行
叔孫諾大夫之遭執而書至者三單伯書者尊之也
父蓋與公同歸以書至者季孫行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而還九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盟
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書日以起其暴與齊人伐衛同義
也

陳氏

入末有書者初伐而即入內戰其國都故亦兩率之
也

公羊以條入為兵至即入趙子曰若然當云戊申晉郤
缺伐蔡以兵至即入趙子曰若然當云戊申晉郤

矣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故竊疑書法於
此乃予晉而罪蔡之文蓋厥貉之次獨蔡有心於
從楚新城之盟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
未為過也又不服即聽命故春秋特書戊申於蔡
猶近乎用其不節然後入之也雖不謂之義率
頗得之胡氏雖無傳以前厥貉新城責蔡之文推
之必非責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夏十有一月諸侯盟于

扈

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晉侯宋公衛
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
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
以公會書明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

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晉侯宋公衛
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

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
以公會書明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

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晉侯宋公衛
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

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
以公會書明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

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晉侯宋公衛
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

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
以公會書明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

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晉侯宋公衛
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

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
以公會書明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

書伐書入郭皆特筆則此役書遂固不可與齊桓
之侵蔡遂伐楚論而又有其於楚之侵陳遂侵
宋晉之侵鄭遂侵衛者矣外兵事書遂者
五而齊獨兩見焉晉之失伯非齊為之歎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

春及齊平公不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非及盟何不見與盟也左氏曰請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去齊侯不父失命矣齊侯亦內辭也左氏曰齊侯不父失命矣齊侯亦內辭也

辭也非外失命矣齊侯亦內辭也左氏曰齊侯不父失命矣齊侯亦內辭也

故得內張氏政刑人無道有弒君當討之罪文公不能明

國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卿執辱公謂困被兵與

慮而無憤悻改圖之惡心書此亦見魯之衰文公謂困被兵與

盟于齊然命也夫此條陳氏侯之失信陽穀之非及盟

故穀梁得之大胡氏無盟公侯之通理則齊侯之非及盟

而弗見也魯畏齊而弗敢及也陽穀何足罪哉左氏曰齊侯不父失命矣齊侯亦內辭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左氏曰公四不視朔

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左氏曰公四不視朔

齊也左氏曰公四不視朔

班朔于諸侯公于諸侯公于諸侯公于諸侯

也此見公聖人所以為有疾也左氏曰公四不視朔

疾與昭公如晉之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

時不視而兩不憫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矣

三傳說公不視朔也左氏曰公四不視朔

廢之爾朱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下復

告朔廟亦可知前月之正告猶行朝廟則此後下復

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朔謂告朔於祖廟是

也此亦一說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作師齊師

師齊師

左氏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立

穀梁

復行父之盟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左氏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

左氏

聲姜薨毀泉臺既成爲泉臺築之譏毀

左氏

郎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築之譏毀

左氏

貳事緩喪也以其已毀之先祖爲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治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

楚人饑我伐楚其西南庸人謀徙於阪高爲賈曰不可我

左氏

往寇亦能往不如此庸人乃出師有五曰始與之遇以

左氏

廬之先君振廩同食庸人乃出師有五曰始與之遇以

左氏

驕與先君振廩同食庸人乃出師有五曰始與之遇以

左氏

從楚師群蠻從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秦人巴人

左氏

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杼曰作杼公

左氏

宋昭公庶弟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其粟而貨之

左氏

數於六卿之門適之材人無不饋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

左氏

施昭公無道國人奉鮑以因夫欲通之親而不可乃助之

左氏

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推爲司徒是華元爲右師公

左氏

公意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其子公孫壽辭司城請

左氏

無所庇雖亡子猶不曰君無道吾官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左氏

大夫至之盡以室行蕩意諸曰曷適諸侯公田孟諸而殺

左氏

其室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而

左氏

至夫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而

左氏

弟須爲同城華耦卒而使文公即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孟諸未

左氏

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乃欲弑也君無道而

春秋諸傳會通

七

有專殺之嫌以爲不臣况於北而歸戴奉之以爲君也
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義不可廢也
然則宋人有士之君可以網人於道之大倫君臣之義
子方伯有在焉臣子國其何死而職春秋削之不得班
從違之義斯可矣諱意諸亦何死而職春秋削之不得
孔父依教前息何也三子開其君而止知昭公之將見
也意諸知國將人將也其君而止知昭公之將見殺
而平能正坐以待其死而哀之夫而書字以於其職者
比乎聖人所以待其死而哀之夫而書字以於其職者
附錄 弑例 弑君者昌爲或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
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寧鄭不書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
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也
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師其亂是不足爲國
失其職矣故皆賤人其稱人大夫師也
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大夫師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作聖公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
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齊難故也書曰諸侯會于扈
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於鄭趙子家使執訊
爲言復焉十月鄭大子夷爲質於晉侯不列諸侯

公雖爲無道大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爲弑君之罪
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序不然廢君臣
義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不然廢君臣
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附錄 弑例 弑君者昌爲或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

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
事十五以請陳侯于楚執事十二年六月寡君又朝以藏陳
之武往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以陳蔡之事君何以
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

國

使率上客將林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
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
之卒于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
來而春秋之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
于齊中日公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
使之日而公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

冬十月子卒

諱

夫叔如晉是也又並使此年與定六年季孫伯
叔如晉是也又並使此年與定六年季孫伯
夫叔如晉是也又並使此年與定六年季孫伯

日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
仲氏之務人死非君命何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
何隱也史畏襄仲則何故不敢書殺而復叔乃入
以隱也史畏襄仲則何故不敢書殺而復叔乃入
也既葬而君不緣名臣之心也諸侯既葬不以終
也既葬而君不緣名臣之心也諸侯既葬不以終
也既葬而君不緣名臣之心也諸侯既葬不以終

賊事之信誅亂矣

賊事之信誅亂矣
說焉疑同穀梁其說見公之例而子般卒下何氏以子赤
為所傳聞出恩重痛深子般

夫人姜氏歸于齊

齊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
庶市人皆哭曾人謂之哀姜惡視之毋出姜也

卒

卒也若紀侯大夫去之類反殺惡宣公也
有待也絕而惡從之者姪類者不孤子之

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
罪異於孫子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
能專主君存適母其

季孫行父如齊

齊

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如齊而得臣行父
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得臣行父

年及宣年宣十

晉弑其君庶其

左氏

晉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公羊

以弑者衆國例曰君惡甚矣以凡稱國以弑者

能討賊皆當誅而不赦之罪也

附錄

左氏

曰今日必達季文子納諸宣公命之邑

文仲之教行父事君也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奸則為賊掩賊為藏

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則名曰毀奸則為賊掩賊為藏

信則竊寶不忘夫宮僕則其藏也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

兆則也保而利矣其人則主藏也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

此始當其在初年承僖公之乃息政之君魯國之衰自

之書始得繼體何得正而叔服公孫敖會伯錫命王

以事伯之禮皆失焉宗廟之二年發矣婦姜之逆不能

謹始敬曰三書不兩無勤而夫婦適不視潮無自

故先儒曰三書不兩無勤而夫婦適不視潮無自

強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扈丘略盟則辱於齊

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蔡皆廢然從之

曾於商是時獨能聖事晉室故衡雍之盟公廢然從之

救承之筐之謀者秦衛之會亦不為之兩朝晉靈之伯

數年為諸侯之望而祭師晉室曹伯之兩朝晉靈之伯

不能已行父兩告而祭師晉室曹伯之兩朝晉靈之伯

盟魯遂困於齊矣雖文公之出於陽穀之盟晉靈之伯

文公前若夫敬籛襄仲之事則又襲成以之亦晉之

死之後冢嗣非賊其亦莊公之儔哉身之餘晉者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四

廬陵進士李廣輯

宣公名宣接謚法善問周達

宣公

母敬嬴敬嬴私事襄

子仲文公薨襄仲殺乃立大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

言即位君不言其意也

而平言即位也

公羊

言即位君不言其意也

位以著其自也

公羊

言即位君不言其意也

張氏

皆書王者法已率於前矣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

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替其侯之卿出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者不待尊稱所以自成也君之尊也

公為一役而再娶也喪者卒也

也公之有姑當以歸禮至無姑高以歸夫何人禮至

言略之也未畢

母弟而之立也

如野則有死而後見

九如四野則有死而後見

于齊則有死而後見

而其事即仲以文公也

也乃春其罪隱而子未貴為國君

氏哀姜去姜而書之

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羊

言即位君不言其意也

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

賂也雖繼傳其事者矣

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
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
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齊之戰胥甲趙穿不二年秦曲
近正也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
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國或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命以戰于河曲又非去其大夫比於專殺者不請其罪薄乎云爾
晉以戰于河曲又非去其大夫比於專殺者不請其罪薄乎云爾
命以戰于河曲又非去其大夫比於專殺者不請其罪薄乎云爾

固形於此矣故上稱國以族子而看底之可也挑園之罪其志
之固形於此矣故上稱國以族子而看底之可也挑園之罪其志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年公放子招三哀三年背甲父昭八

公會齊侯于平州

之與齊君位同故公
與齊君位同故公

會則不復致討也春秋以來君若國者已列於諸侯之
會則不復致討也春秋以來君若國者已列於諸侯之

人罪不天無所容於會而復討是存中時無古矣
人罪不天無所容於會而復討是存中時無古矣

公子遂如齊
鄭伯于垂書會與桓公元年會
鄭伯于垂書會與桓公元年會

公子遂如齊

之為也上客而並書介使若罪然則臣不書者以爲有無亦從
之為也上客而並書介使若罪然則臣不書者以爲有無亦從

結強之謀以爲之戒後出入再書于策者則一見其始終成不
結強之謀以爲之戒後出入再書于策者則一見其始終成不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以爲立公故
以爲立公故

國

諸夏攘夷此門庭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伐帝王之後則存
之也如解倒懸之師故特褒而書救之知此義則知存不
用兵之意矣傳稱師如救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存不
人削之也前傳以不能討宋上卿敗而宋人諸侯會而
宋則典刑若書救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欒林伐鄭

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因晉解揚晉人乃還
於兵會非好會也

師君不禮然後伐也

起諸侯為正之大夫之詞也

後所會疑詞也

乃宜速而方云會于欒林之助故詳錄其會地

與會而會趙同其理則異何者以其列數諸

事而數諸侯非也

君而數諸侯非也

地則以義精矣

師於秦是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見於此君書侵以是所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天子公羊此無以柳為天了之邑不係于周者不與此伐
楚於鄭救宋也所以
是謂以燕代罪庸愈乎其書也而諸侯之討矣論春秋
罪致討而之已也
諸侯春秋會不序三見於趙之救不書至是而四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四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
上為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
我為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
死皆華元曰獲此獲華元也獲齊國書死也
死皆華元曰獲此獲華元也獲齊國書死也

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
軍敗績詞不稱師平此獲其將也
少師將不稱師平此獲其將也
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命而輕重若班乎自選其義深
矣則曰元帥為司命有國而輕重若班乎自選其義深
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而遠克也則以將故之經以棄師罪鄭
以實從得夫臣恐喪明也夫此義然後知其將故之經以棄師罪鄭
衡殺其大夫未責楚明也夫此義然後知其將故之經以棄師罪鄭
猶致冠而華元不為服初主書戰也自此戰皆書華元歸生
猶致冠而華元不為服初主書戰也自此戰皆書華元歸生

秦師伐晉

秦師伐晉

秦師伐晉

秦師伐晉

秦師伐晉

秦師伐晉

秦師伐晉

秦師伐晉

秦師伐晉

為是成於強而晉則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也
欲求成於強而晉則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也

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憤於此戰也其從之也一伐而有不
情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
書圍焦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趙盾救焦遂以陰報

大棘之役楚關楸校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
于鄭以待晉師而敗之稱人還

然力盟者既而當國合諸侯以理曲也何畏乎老壯在宋曲直晉
主夏盟者既而當國合諸侯以理曲也何畏乎老壯在宋曲直晉

不謀將至於言伐而於訟之卦能定者君子作不楚氏而避人
春秋行討事必以中興師動眾不有能服鄭者矣晉伯楚而晉
流參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乙丑九月二十七日臯

伯繼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諱

會先入三進及無過而視之曰善莫大焉將改之
驥諫公曰使鉏不釐賊之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坐而宣之
命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死之而民之盛服將朝坐而宣之

舍于夫驕桑見靈輒而殺之食之既而與為死之介初宣子未出
徒而免之乙丑趙盾殺其君夷皋

為正卿曰趙盾竟反討以靈示於朝宣子曰然對曰而禦公山
也懷矣卿仁不趙盾竟反討以靈示於朝宣子曰然對曰而禦公山

宮武乃法矣卿仁不趙盾竟反討以靈示於朝宣子曰然對曰而禦公山

不遠而君弑反君者乎志同為正乎卿入乎公辟之惡之良呼曰我
忠臣之曰晉趙盾反君者乎志同為正乎卿入乎公辟之惡之良呼曰我

乎止見孝子於許也其賊則夷皋當國過在臣也義絕而誰責
討賊謂復歸而謂不釋也然後臣子然後君不事臣於其也

出而實潤乎故也假令不與問者而縱賊不計是行今
將之而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其矣惡者而修乎意今以是
乎乃以高貴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者成濟唱謀者而費
乎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若將原司馬昭之謀而費之
常亦將致昭而為也足也故陳泰曰惟此賈充而誅之
乎天將昭而為也足也故陳泰曰惟此賈充而誅之
謝天穿昭而為也足也故陳泰曰惟此賈充而誅之
見趙隱君父無知如史人節後世之亂臣皆蒙歸獄而受計
獲焉希故子春秋相夷以亂於禽之徒皆蒙歸獄而受計
獸也幾希故子春秋相夷以亂於禽之徒皆蒙歸獄而受計

許也春希故子春秋相夷以亂於禽之徒皆蒙歸獄而受計
四七年晉靈公立於文之六年至是十五年盟會
位十七年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位匡也六年十五年十五年即位
二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二下帝之不也而望皆非無禮也望可也郊
援者唯具是視郊則為必祭稷王帝牲在以其祖配王

無主則曷為必引其祖配自天出者無匹辰之行自外至者
天也五帝也乃之傷非災乎人道至也變也乃者牛也死
群臣也禮不為也天為牛之傷非災乎人道至也變也乃者牛也死

行免牛之傷非災乎人道至也變也乃者牛也死
未葬也矣乃之傷非災乎人道至也變也乃者牛也死

禮乎春也矣乃之傷非災乎人道至也變也乃者牛也死
不修也矣乃之傷非災乎人道至也變也乃者牛也死

至漢文以日而自來喪紀浸廢有時而或謂于牛又致天者牛也死
不修也矣乃之傷非災乎人道至也變也乃者牛也死

凡其義自見三望大者羊曰復其河海夫祭天子而有天下
望無所不通名侯旅於國則境外之山川祭天子而有天下

也王制曰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
五行事以胡氏所引陸氏不取其實只便詳耳
也王制曰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

夏六月公享遂如齊至黃乃復

將事遂以疾卒還非禮也卒喪徐代者不忍疾尚反又為君當

使人徐代者不忍疾尚反又為君當卒也乃者亡言曾使人不得

也人追代者不忍疾尚反又為君當卒也乃者亡言曾使人不得

尸將事楚伐以君命出聞喪徐命行也而疾亦未致事而卒將以

尸入無祿使人逢介羊使公蓋曰寡君使蓋及備使弔君之

君命委于草莽也無遂使人不可無以復事也此與例不合

公孫穀梁曰乃後者無其事畢也國得其曰復事也此與例不合

亦書復罪之棄命從淫書也公不至而復命也此與例不合

亦疾復罪之棄命從淫書也公不至而復命也此與例不合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卒也

君所知也無義例時卒赤貶然則曷為不於賦焉貶於文

則無罪於卒也此也子也其也仲何也疏之也何為不

卒也則無罪於卒也此也子也其也仲何也疏之也何為不

也則無罪於卒也此也子也其也仲何也疏之也何為不

卒也則無罪於卒也此也子也其也仲何也疏之也何為不

卒也則無罪於卒也此也子也其也仲何也疏之也何為不

卒也則無罪於卒也此也子也其也仲何也疏之也何為不

卒也則無罪於卒也此也子也其也仲何也疏之也何為不

卒也則無罪於卒也此也子也其也仲何也疏之也何為不

卒也則無罪於卒也此也子也其也仲何也疏之也何為不

壬午猶繹萬入去卒也

可不止之辭曾人於卒也

其心焉爾者何知甘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其心焉爾者何知甘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教頌公谷
安民
葬敬羸早無麻始用葛弗雨不克
者而

何難也乃者內而何難也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安民
者而

乎難有以淺深故也情也
安民
者而

而葬乃急詞也夫宣人足乎此據定公克葬外而淺此據定公乃難乎而
安民
者而

以可也而於夫宣人足乎此據定公克葬外而淺此據定公乃難乎而
安民
者而

成風而敬法若此也雖云援人例也所逆穆公享國八年見敬從同
安民
者而

無子而公書法若此也雖云援人例也所逆穆公享國八年見敬從同
安民
者而

其子而公書法若此也雖云援人例也所逆穆公享國八年見敬從同
安民
者而

外微焉而謂無天逆乎夫喪事即遠有終事雨不克葬者
安民
者而

也人有禮也乃不克葬乎夫喪事即遠有終事雨不克葬者
安民
者而

之古所不與故喪事以治喪以春秋之旨也
安民
者而

城平陽
平陽縣泰山
安民
者而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
安民
者而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安民
者而

夏仲孫蔑如京師
於周使來則大非矣不可取
安民
者而

齊侯伐萊
伐之東萊有又自山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安民
者而

侵陵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安民
者而

齊侯伐萊
伐之東萊有又自山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安民
者而

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琅耶
取言易也

陳自宣而下征伐在公非公命也

其言易者與內
係乎邾蓋魯本邑皆無据左氏注以爲國者恐是不

八月滕子卒也昭公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

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晉荀林父討不睦也陳侯不睦

晉侯卒乃還此帥之睦齊陳也不睦

詞也于會則幾於自陳而陳侯不睦矣

師伐之也則幾於自陳而陳侯不睦矣

則其父帥師者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兼將之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九月無辛酉日

晉成公七年於宣二年至是八年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也成公

晉獨而黑壤之會晉人止公故扈之會

宋人圍滕宋民喪也國動大衆而將帥少所能辦也必

恤而不服人是用兵革以圍之小事以觀知見賤之罪在

矣不仁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晉郤缺救鄭伯逃歸

無師于柳楚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

不義其君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

義與之也然興侯未動衆則討首罪而楚師至焉鄭公而加鄭

至是稱爵故又次年博稱楚子伐鄭而經服鄭師至焉鄭公而加鄭

其非也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師之救鄭則華夷之辨以

也由其與之乎曰不其晉欲治亂賊師之救鄭則華夷之辨以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三

文公



進士廬陵李廉輯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不知稱王也天子之踰年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天子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之心無君則曷為終始之義一年不稱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躰守文王之則三年不忍當也王者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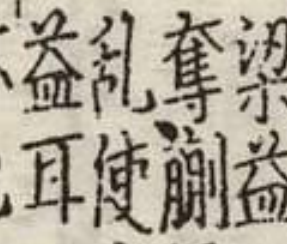
於國杜氏以爲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奔喪脩服於國卿共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故以此爲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此日告于廟正義蘇氏曰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耳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宗廟主此書至者又爲文公越禮致者非特見其罪也

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其鄭父先都士穀也從之先克亂使盜殺先克晉人殺先都士穀也從之先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矣

深一字為褒貶

陳殺其大夫洩冶
八年胡氏不陳鄭何楚伯也元年救而無功然後書於此
與之曰氏立春秋以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此胡氏正例而陳
與胡氏序陳鄭何楚伯也元年救而無功然後書於此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氏行朝洩冶於夏

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公弗禁遂殺洩冶
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公弗禁遂殺洩冶

也乎云矣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公弗禁遂殺洩冶
也乎云矣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公弗禁遂殺洩冶

朝雖矣生子垂國無也乎云矣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公弗禁遂殺洩冶
朝雖矣生子垂國無也乎云矣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公弗禁遂殺洩冶

乃少於此洩治不能用其事與左氏略同以為二子殺之有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四



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
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
而其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
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及者其舉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
并及之也所以著罪輕而不當殺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氏 范山言於

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
以伐鄭囚公子堅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
晉趙盾宋華耦皆從國史遂許大夫救鄭下及楚師自非書
緩也以其國之兵也春秋皆從國史遂許大夫救鄭下及楚師自非書
為其於他國此春秋皆從國史遂許大夫救鄭下及楚師自非書
之於他國此春秋皆從國史遂許大夫救鄭下及楚師自非書
陵諸夏之兵也春秋皆從國史遂許大夫救鄭下及楚師自非書
也何不以兵也春秋皆從國史遂許大夫救鄭下及楚師自非書
夏盟不在諸侯侯稱以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晉宋衛皆國
人以盟不在諸侯侯稱以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晉宋衛皆國

景救於國之救鄭凡四齊桓救於莊之救皆以文襄之
楚自城濮以之來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
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者以文襄之
年而能防微杜漸故陳氏曰晉遂不競而楚莊伯

也春秋重賤之志楚
莊伯事之權與欵
附錄 左氏 楚事 懼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動為異故書以 異也 傳先言地動者喻若物
為陽行公以子遂專政所致 震動也地不震者也
動大臣盛將 子遂專政所致 震動也地不震者也

也周語伯陽父曰夫天不能出陰道而不失其序若過其
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道而不失其序若過其
有地震孔晁曰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
升以至胡氏獨闕此條解不知通何例

及楚子使叔來聘 叔來聘 叔來聘 叔來聘

氏 楚子越椒來聘 叔來聘 叔來聘 叔來聘

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陳氏狄秦也歸遜來聘
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陳氏秦習於禮矣則其
狄之何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
主諸夏之盟舍秦无加兵於晉者也於春秋之勢成楚子曰釋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春秋之勢成楚子曰釋
魏唐之後於序書係秦於周未於春秋之勢成楚子曰釋
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由韓原之後
變夷矣未聞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由韓原之後
為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於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
也狄晉張氏春秋書文宰其報復不已
甚矣張氏而狄之者三晉秦鄭也

秦之說諸傳皆同而所以告詞累者固无義理其狄
以爲重貶秦以許晉人之悔過若以此義推之則
杜氏所謂對也但推尋事跡則張氏亦有此理矣此
正而陳氏亦得意外之意皆可參通
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謀弒穆王王
按左氏則楚討弒君之賊宜申也昌為稱國以殺又書
其官而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
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不書王新立故也蘇子周卿士頃

不書大夫諱之也天子

夫盟此故不書公名趙子張氏皆以爲諱與天子大
春秋如高倭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日故穀梁
曰卑諸之盟宿之例則亦不日又似難通若以推之
及宋人盟宿之例則亦不日又似難通若以推之
微者盟王臣其罪轉大矣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

不書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
以伐宋且聽命遂道以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乃

左孟文之無思為左司馬宋公違命母畏扶其僕也陳
鄭及宋三君失位降爵

故不列於諸侯不書

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其美楚師次厥
貉藏禍心以憑夏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師次厥

時陳鄭宋皆從楚失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富是

而不及陳獲公子殺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
非所欲也蔡無四竟之虞則是得已不言次者此其言次
矣故則三國書蔡侯何外會未有言伯而末集也晉
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盟則楚絕晉也會十息於
陳鄭皆從楚矣夫已而為新書及蔡次則楚子猶未得志於
宋陳鄭也於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麇公也麇麇公也
伐於防諸潘崇復麇麇公也麇麇公也
國未嘗伯也以為今次而書於宋襄伐而書於中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承匡也承匡承匡也
叔仲惠伯會晉于承匡承匡承匡也承匡承匡也
叔仲惠伯會晉于承匡承匡承匡也承匡承匡也

秋曹伯來朝曹文公來朝即曹文公來朝即
公子遂加宋義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義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
公子遂加宋義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義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

秋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鹹魯地
五年
二年
五年

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獲長狄之理其首於子駒之
獲橋如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獲長狄之理其首於子駒之
如衛人獲其弟簡如齊襄公之世獲長狄之理其首於子駒之
風氏後蓋長三文漆姓見魯語孔子對吳使防

